

新綠書屋筆談

于浩成



新绿书屋笔谈

于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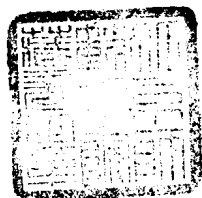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86843

人民日报出版社

986843



新绿书屋笔谈

于浩成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5 $\frac{1}{4}$ 字数110千字

1984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 10132·028 定价: 0.70元

序 言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晓鸡惊树雪，寒鹳守冰池。急景倏云暮，颓年寝已衰。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唐·李商隐：《幽居冬暮》）

上面引的这首义山诗是我在十年动乱中经常背诵、吟咏、书写的，不论是一个人蹲在秦城的囚室内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还是被释出狱后流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冬日在一片白雪覆盖着的大地上艰苦劳动的余暇，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这首有点衰颓，消沉意味的诗篇。然而我内心中的火焰却在炽热地燃烧着。我坚信有我们伟大的党在，有我们伟大的人民在，黑暗终将过去，曙光就在面前！英国伟大诗人雪莱说得好：“假使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当然不只我一个人有上面说的这种心情，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除了凶残狡诈的“四人帮”及其帮凶以外的所有自己受难而又忧国忧民的人们共同的心声。正是人们这种同仇敌忾逐渐汇成一股洪流，终于在难忘的一九七六年那个伟大的清明节冲决了堤岸，象冰河解冻一般汹涌奔腾，发出了震天的吼声！从那时起，万恶“四人帮”必然败亡的噩运已被

注定。就在我于唐山地震之后赶去救灾的日子里，终于传来了日夜盼望着的特大喜讯：“四人帮”被粉碎了，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轻黄惹嫩条”。只有经受过严冬、酷寒的人才能体会到春天的温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愿望，赢得了人们衷心的拥护。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拨乱反正，弃旧图新。重建祖国，振兴中华。一个新的长征开始了。几乎到处都是生机勃勃，春意盎然，人们内心充满希望，祖国前程似锦。就在这一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大好时光，我也不揣自己的浅陋和幼稚，偶尔动笔写一些杂文、随笔、思想评论之类的文章，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从那时起断断续续写的一部分文章的结果。由于这些文章是在“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欧阳修）的日子里和心情中产生的，我也就“东施效颦”，模仿一些文人墨客给自己的住室起个文雅的斋名或堂号，额曰：“新绿书屋”，于是这本小册子也就命名为《新绿书屋笔谈》。

当然，春天也并不总是阳光明媚的和暖的好天，有时也会“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帆风顺的便宜事总是不多的。风风雨雨，也应看作是家常便饭。应该看到，小草嫩芽在破土而出的时候是多么顽强有力，但有时甚至硬是从石缝中钻了出来。只要坚信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有些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我们毕竟有党的明智而坚强的领导，而现在又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现在正是“严霜

烈日均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的时候，又还有什么“余悸”、担心和疑虑而趑趄不前的呢？这也是尽管有些好心的同志劝我少说话，而我却不忍辜负这大好时光，有时还要发些议论的原因。

在这本集子里有几篇是我与一些同志讨论某些问题的文章。在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进行讨论，这是完全正常的。发展科学，繁荣文化只有在这种民主空气中才有可能。由于有不同意见互相辩难而成了仇人，反而是极不正常的。过去曾与鲁迅论战，受到鲁迅批评的人不是绝大多数后来都是很好的同志吗？马克思一生中并没有私仇，这种高尚品德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此我在本集中也仿照鲁迅的做法，将论辩对方的文章收为附录，使读者能全面了解双方的观点。这种做法在建国以后出版的文集中好象不多见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应该予以恢复。我在《北方的春天》一文中曾经赞同王蒙同志关于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建议，这种办法也应算是“费厄泼赖”的一种表现吧。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

目 录

剥画皮，打恶鬼·····	(1)
从阿 Q 头上的癞疮疤谈起·····	(3)
永远的怀念	
——记写在艰难日子里的四首诗·····	(6)
关于《邓拓同志诗三首》的说明·····	(8)
附录：邓拓同志诗三首·····	(10)
“卡玛罢宴”与“朱老无车”·····	(12)
论宣传的限度·····	(15)
关于“下不为例”·····	(18)
陆游是言行不一吗？·····	(20)
附录：言的折扣与行的作用·····	陈贤德 (21)
书籍是一种特殊商品·····	(24)
关于“以耳代目”·····	(28)
北方的春天·····	(31)
作家和科学家应该互相尊重·····	(36)
镜子仍不可少·····	(39)
洗脸还是抹黑？·····	(41)

重访葛洲坝有感·····	(45)
既要理直气壮又要有说服力·····	(49)
谈谈两种精神文明·····	(52)
怎样对待我国固有的精神文明? ·····	(55)
有感于茅盾同志恢复党籍·····	(60)
也析“衣食足则知荣辱”·····	(62)
附录:“衣食足则知荣辱”析·····余心言	(65)
再谈“饱暖思淫欲, 饥寒起盗心”	
——答孙永仁同志兼寄李奇同志·····	(67)
附录:“饱暖思淫欲, 饥寒起盗心”辨·····孙永仁	(70)
从海瑞说到周作人·····	(73)
说明和申述·····	(77)
附录:《从海瑞说到周作人》读后·····姚 洛	(80)
听审记帐·····	(84)
犯罪与电影·····	(86)
饮水莫忘掘井人	
——《金库主任》后记 ·····	(90)
这也是一种不正之风·····	(94)
群众观点是党性问题·····	(96)
从一首诗引起的议论·····	(98)
崇洋与排外·····	(100)
对《护树丘八诗》的意见·····	(102)
从一件怪事谈起·····	(104)
知识就是力量·····	(107)

“颂圣”何时了？	(111)
杜甫、高适的“人日”诗	(114)
从思想和语言有时会脱节谈起	(116)
“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吗？	(119)
“临危莫爱身”	(122)
君子兰与抢劫犯	(124)
求名与崇实	(127)
关于《游击草》诗集的二三事	(129)
作家必须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	
(木青《旋转的舞步》序)	(133)
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关于个人隐私案件不应公开审理与报道问题	(136)
温、李与令狐绹	(139)
说“法”	(143)
关于“法不治众”	(147)
从“随便翻翻”想到的	(150)
除暴才能安良	(153)
说“草上之风必偃”	(155)
年纪·心情·抱负	(157)

剥画皮，打恶鬼

我国清代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大概读过或听说过的同志一定不少。一九六三年著名文学家何其芳同志曾经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主要取材于这本书，编辑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其用意在于提倡不怕鬼，不信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那时起，十多年过去了，这是怎样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十多年啊！根据这些年来的亲身经历，不少人得到一个痛苦的教训：光有勇敢，光是不怕鬼，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得善于斗争，首先是要能够识破妖魔鬼怪的各种伪装，就象《聊斋志异》里的《画皮》那篇小说所写的那样，要有慧眼能剥开美女的画皮，还其厉鬼的本象，使人们不致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以致上当受骗，深受其害。

记得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以后，国内曾经着实人心大快了一阵。在“大快”之余，人们不禁在想这个大坏蛋是怎样骗过大家，爬上高位的呢？“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寥寥几句就把这个大政治骗子的形象描画得淋漓尽致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更多的人在狂欢以后又都在思索着类似的问题。

题：“四人帮”明明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为什么居然能够横行无忌，猖獗一时，为祸之大，为害之烈，都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和同类呢？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一伙伪装得更巧妙、更高明的反革命分子。正象斯大林在论述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特点时所说的那样：

“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反对派能象托洛茨基主义那样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斯大林这些话用来描绘“四人帮”真是唯妙唯肖，再确切不过。例如，他们明明是大搞否定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却自封是什么“功臣”；明明是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愚民政策，妄图毁灭文化的祸首，却自诩是什么“旗手”；他们明明大搞“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疯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公安机关，却口口声声说要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如此等等。——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战斗的任务：剥画皮，打恶鬼！

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政治大革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我们必须乘胜前进。现在正打的第三个战役，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左路线，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也就是要剥掉“四人帮”这伙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赖以兴妖作怪的“左派”伪装，赤裸裸地露出他们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本象。不管他们象狼那样打扮成和善的外婆也好，还是象白骨精那样变化成妖艳的美女也好，只要我们拿起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透过现象，看穿本质，就能够使“四人帮”及其党羽这伙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迅速显露原形，无处逃遁！让我们都来剥画皮，打恶鬼，争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人民公安》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从阿Q头上的癞疮疤谈起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描写过阿Q头上长过癞疮，留下几处疤痕。他认为不大体面，很怕人提到它，不许别人在他面前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更推而广之，连“光”、“亮”甚至“灯”、“烛”也不准讲了。阿Q是好人，干出这种愚蠢可笑的事仅仅由于思想落后。鲁迅当年是含着眼泪来鞭挞一些人的“自大”、“护短”等恶习的。鲁迅这篇小说创作于几十年前，但今天读起来还使人感到非常新鲜、生动，击中了一些人的要害。“四人帮”在从林彪垮台到他们自己覆灭的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忌讳人们批极左，谁一讲批“左”，他们就火冒三丈，好象挖了他们的祖坟，生怕触及他们的疮疤。“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匪徒，他们干这类事完全出于凶狠狡诈，是他们赖以维持自己窃据的高位并进而篡党夺权的一种反革命策略，是为了“捂盖子”，掩护他们反革命的狐狸尾巴，这就不仅愚蠢可笑，而是十分可恨可恶了。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披着假左派外衣的反革命，他们极力煽动极左思潮，大肆宣扬“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遇事‘左’三分”、“宁左勿右”等等谬论，才骗过不

少人，特别是光有革命热情，但在政治上还缺乏经验的广大青年。

（这里先不论那些借革命之名以营私，捞取个人好处的投机分子，他们同林彪、“四人帮”可谓志同道合，不过大、小巫之分）因此，极左的面具对他们来说，正象贾宝玉那块从娘胎里带来的通灵宝玉一样，成了他们的命根子，是万万不能丢掉的。这就难怪在林彪垮台以后，在人们早已剥掉林彪的伪装，识破他玩弄的骗术，而“四人帮”一伙要拚命捂住他们身上穿的那件早已露出破绽的外衣，不许人们批极左，甚至蛮横地规定连革命导师讲过的“形左实右”的字眼也不准讲，谁讲了，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伤害了革命群众”。

稍有一点唯物辩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这些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依存的。“四人帮”只许讲林彪反革命的极右实质，不许讲它的极左的表现形式，把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两者截然分开，恰恰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的又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捂盖子”是为了继续骗人，“四人帮”自以为得计。其实，他们要的这套鬼把戏毫不新鲜，不过是袭用了托洛茨基的老谱。斯大林在揭露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为掩护大搞反革命破坏勾当时，就告诉过我们：“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四人帮”原来不过是“东施效颦”。托洛茨基鼓吹“不断革命”，实为破坏革命。“四人帮”则高喊“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实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叫嚷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实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即使“四人帮”自己，对于他们不过是继承了托派的衣钵这一点，内心也是十分清楚的。无怪乎在有人提起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时，江青就暴跳如雷，狂叫：“你们别提斯大林了，托洛茨基的事怎么样还很难说呢！”张春桥也吹捧过：“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据说当有人对比托洛茨基来批判林彪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竟然惊惶失措，叫嚷“这是类比”，“这样搞，批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这就不打自招地供认“四人帮”同托洛茨基是一丘之貉。“四人帮”为什么那样怕人批极左，从这里也就找到了答案。

鲁迅先生当年对狄克即张春桥之流，早就予以揭露和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一伙“假革命的反革命者”。对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曾公开予以痛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鲁迅还指出过“左”和右实际上是相通的：“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鲁迅先生见识的卓越，观察、分析问题的透彻、精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纯熟精当，难道还不使我们叹服吗？我们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一定要很好学习鲁迅，象鲁迅当年剥掉托派和张春桥之流伪装革命的假面具一样，彻底剥掉“四人帮”的假左派画皮，大大提高识别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的能力，肃清“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在公安战线上的一切流毒和影响。

一九七八年三月

永 远 的 怀 念

——记写在艰难日子里的四首诗

一

一叶落知天下秋，
两校发难妄批周。
金童玉女齐出动，
不到国亡势不休。

二

朔风凛冽大星殒，
四海同悲失巨人。
鲜花丛中无言语，
从此奸佞是重臣。

三

花环成丘复成林，
万千民众悼英魂。
总理回眸应笑慰，
斩妖自有后来人。

四

祸国殃民“四人帮”，
恶贯满盈终败亡。
总理灵前重献祭，
人民江山万年长。

上面这四首七言绝句不是同时写的，但都是以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为中心。第一首写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当时总理卧病住院，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主持中央工作，同“四人帮”

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卓著成效。这时突然开始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发生逆转。“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北大、清华两个黑据点，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又充当了急先锋。人们当时心中都很清楚，他们的斗争锋芒是指向党内外广大群众心目中的擎天柱——周恩来同志的。

第二首写于最悲痛的日子里。人们从电视上看到自己最爱戴的伟大人物静卧在花丛中，而万恶的“四人帮”一伙虽然装模作样的假意悲伤，却掩盖不住他们幸灾乐祸的神情。他们以为障碍已经排除，通向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道路已经畅行无阻了。人们当时忧虑、焦急、愤慨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的。

第三首写在伟大的丙辰清明节当天。我同我的爱人不顾当局的禁令，参加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人群之中。返家以后就把一幅大标语上的两行警句写进这首七绝里。小儿子晚上还要再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准备把这首诗带去系在某个花圈上，只是由于有人担心出事才没有带去。后来，当追查天安门革命诗词日益加紧时，我们全家还为此感到后怕不已。

最后一首诗已经无须再多加解释。当时我们正在唐山从事地震以后的救灾工作。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较晚，但大家听到后的欢欣鼓舞之情，同当年日本投降、平津解放时的极大欢乐心情完全一样，同时大家也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总理作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我们的党和国家早已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周总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人民公安》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关于《邓拓同志诗三首》的说明

邓拓同志这两首七言律诗，写在给我父亲于力（董鲁安）同志的一封信中。信上开头说：“昨读新诗，不禁欣喜欲狂，率和两首，就正大雅，献丑之作，聊博一笑耳。”下面就是这两首和诗。信末又说：“贱恙渐痊，不日趋谒，当面聆教诲也，草此即问早安。”下款署名“小弟邓拓拜上”。原信没写年月，仅写十二日。翻检我父亲留下来的《平山日记》，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查到：“今日邓拓同志来函送和予诗两章并云下利（痢）已渐止。”由此可以确定两诗作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力同志的原诗在《平山日记》以及父亲生前自己编定的《温巽集诗》中也都查到了。第一首是：

向夕坐岭上待月·次鲁迅纪念柔石韵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群山落照坐移时，黄叶西风惊鬓丝。

黑虎当关屯士马，龙蛇起陆拥旌旗。

高秋顿入还乡梦，结习难忘感旧诗。

涡口川头迁客月，可怜寒色上军衣。